

小

腆

紀

傳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一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璠

列傳第三十四

于穎

莊元辰 王玉藻

董守諭 邵之詹

王正中

徐孚遠

陳士京

于穎字穎長金壇人崇禎辛未進士累官工部員外郎出知
順德府移西安以事罷尋起復爲工部郎授紹興知府越人
重水利前守築三江應宿闢而越水治然闢在下流能禦潦
而無以處旱崇禎末苦旱左都御史劉宗周家居謂惟通麻
谿壩更於麻谿壩之上流通茅山開潦則閉之是爲良策而

蕭山愚民挾形家言阻之長吏諮於穎穎曰劉總憲言是捕蕭民之梗令者杖之事得集雖大旱不爲災民復翕然誦穎乙酉遷分巡甯紹台道馬士英挾太后入浙宗周泣曰非斬士英無以收旣潰之人心穎於是再疏請誅士英不報宗周曰明府竟申大義於天下可矣穎自以外臣未可擅殺宰相乃止偕宗周歸結熊汝霖輩共起兵而我

大清兵已至杭宗周絕粒穎亦馳入雲門山觀變紹興通判張慄以城降會鄭遵謙起兵斬慄迎穎穎馳回望城哭城中人呼曰于公來吾事濟矣先是穎密遣在事軍官募兵備敵至是絡繹率眾至鄉官前太僕蕭山來方焯前職方來集之等亦各以兵會穎乃操小舟西徇蕭山新令陳瀛出謁執之

焚招降榜鳴鼓誓師大集都亭時閏六月旬有三日也卽夕以五百人趨固陵前所遣諸生莊則敬等以江船百餘艘來迎蕭人沈振東爲導盡驅西岸之船而東至中流

大兵剗西岸無所得船穎率眾登岸大譟遂畫江以守一軍扼潭頭一軍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尋

大兵拽內河舟百餘木簰填土擬渡穎遣死士陳勝等鑿沈之風起潮湧簰盡漂各營鈎致以爲用時以爲神助穎謂諸將曰杭已有重兵攻不易莫若於下流由橋司入海甯出海鹽以通震澤上流由潭頭入富陽通餘杭以扼獨松關比海甯兵起而富陽爲降將卽斗金所據遣副將劉穆夜襲之餘杭之道得通故餘杭令邱若濬故瓶窑副將姚志倬來會穆

乃駐師清風亭爲聲援

大兵突至克富陽穆子肇勳等死之王宗茂阮維新等并力以禦潁自漁浦渡江救之富陽復定方國安之得駐七條沙自此始也魯監國晉按察使行巡撫事旋進右僉都御史督師江上遂自爲一軍守漁浦時諸軍交訐爭兵爭餉潁支柱其間爲最苦王之仁尤惡之一日會於潭頭語不合之仁拔劍擬之馬士英卻以身蔽乃免已而諜言

大兵自海道至命移軍三江口江上師潰航海扈從不及還京口以黃冠終

莊元辰字起貞晚字頑菴鄞人學者稱爲漢曉先生賦性嚴凝不隨人雅阿下筆千言亦倔強睥睨一切成崇禎丁丑進

士授南太常博士八載不遷甲申之變一日七至中樞史可
法之門促以勤王宏光帝立朝議選科臣總憲劉宗周掌科
章正宸皆舉元辰爲首而馬士英密遣私人致意曰博士曷
不持門下刺上謁相公掌科必無他屬峻拒之或謂士英是
故劉章之私也中旨僅授刑部主事公論爲之不平已而阮
大鍼欲興同文之獄元辰曰禍將烈矣遽出都賦招歸詩十
章志感未幾而留都陷錢肅樂之起事也元辰破家輸餉時
降臣謝三賓爲王之仁所脅以餉自贖及肅樂與之仁赴江
上三賓潛招兵於翠山眾疑之明經王家勤謂肅樂曰公等
竟欲西行乎何其疏也肅樂驚問計將安出家勤曰浙東沿
海皆可以舟師達鹽官倘彼乘風而渡北來搗巢列城且立

潰矣非分兵留守不可肅樂曰是無以易吾莊公者於是共推元辰任城守事分兵千人屬之以四明驛爲幕府家勤及明經林時躍等參其事元辰日耀兵巡諸堞里人呼爲城門軍三賓不敢動乃以翠山之眾迎魯王於天台自七月至十月鄭始解嚴晉吏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少卿再遷正卿仍兼吏科如故尋上疏言殿下大雉未雪舉兵以來將士宣勞於外炎威寒凍沐雨櫛風編氓殫藏於內敲骨吸髓重以昔年秋潦今茲亢旱臥薪嘗膽之不遑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釜魚幕燕撫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朝不及夕有深宮養優之心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託命將相今左右之人頗能內承色笑則事權何可

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爲昔時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
則恩膏何可濫也陛下試念兩都之毀黍離麥秀之悲則居
處必不安試念孝陵長陵銅駝荆棘之慘則對越必不安試
念青宮二王之辱則撫王子何以爲情試念江干將士列邦
生民之困則衣食可以俱廢疏入報聞已又言中旨用人之
非累有封駁監國不能用時三賓負緣居要而馬士英又至元
辰言士英不斬國事必不可爲貽書同官黃宗羲林時對云
叢爾氣象似惟恐其不速盡者區區憂憤無事不痛心疾首
以致咳嗽纏綿形容骨立願得以微罪成其山野遂乞休未
幾

大兵東下乃狂走深山中朝夕野哭元辰故美鬚眉願盼落

落至是失其面目巾服似頭陀一日數徙莫知所止山中人亦不復識忽有老婦呼其小字曰子非廿四郎邪因歎曰吾晦迹未深奈何丁亥疽發背戒勿藥曰吾死已晚然及今死猶可其門人林奕隆曰請爲吾師作大還詞以祖道曰試歌之曰洶洶天狼綏綏野狐逐人駉駉白日幽都致腋血拇肝膽橫盾懸人以嫉如跖之脯六千君子與白日殂五千甲楯與東流楛往哉浩然逃之太虛火宅旣離毒苦可除帝且餉公九光五銖小子歌此以當驪駒歌畢元辰首領者三遂卒王玉藻字螺山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慈谿知縣民不擾而事集不數月北都亡前令汪偉以翰林院檢討殉國玉藻率官吏士民爲大行哭臨畢別爲位哭之三日尋故少詹事

項煜以從逆亡命至玉藻與邑人馮元颺皆出其門馮氏匿之夾田橋別業慈谿人擒而撲之橋下置不問或以爲過應之曰吾不能爲向雄之待鍾會哉願懼負前日大臨一哭耳夫君臣之與師友果孰重哉聞者聳然乙酉夏

大兵下江南浙中守令或去或降而玉藻與沈宸荃起兵奉魯監國晉御史募義勇請赴江上自効乃解縣事以兵科都給事中往軍前任事適往江上諸帥惡之不予以餉歎曰是將割刃於我也力請還朝在垣中維持正議又不爲諸臣所喜乃力求罷斥太常卿莊元辰留之丙戌夏浙東再破以黃冠遜於剡溪久而不歸資糧盡慈民及浙東義士時爲周之每臨流讀所作詩激厲慷慨仰天起舞與客談島上事輒歎

日今猶靖康建炎際耳若以祥興擬之則下矣其崛強如此
辛卯後歸故鄉以餓死

董守諭字次公鄞縣人天啓甲子舉人與翁鴻業姜思睿齊
名所謂浙東三俊也魯王監國召爲戶部貴州司主事當是
時熊汝霖孫嘉績首事起兵然皆書生不知調度乃迎方國
安王之仁授之軍政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之孫熊所統惟
召募數百人方王兵旣盛反惡當國者有所參決因而分餉
分地之議起分餉者正兵食正餉田賦之出也方王主之義
兵食義餉勸捐無名之徵也熊孫諸軍主之分地者某正兵
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監國令廷臣集議方王
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爭守諭曰諸君起義旅咫尺天威不守

朝廷法乎乃稍退戶部主事邵之詹等議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以海甯給王藩金華歸閣部五府歸方藩守諭進曰是議皆非也夫義餉者有名無實以之饋義兵必不繼即使能繼誰爲管庫今請以一切稅供悉歸戶部計兵而後投餉覈地之遠近酌給之後先則兵不絀於食而餉可以時給也方王雖不從然所議正無以難也之仁請收漁船稅守諭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漁戶已辦漁丁稅矣若再苛求民不堪命雜販小夫且不自安人心一搖國何以立久之又請行稅人法請塞郡之金錢湖爲田請官賣大戶祀田以贍軍三疏皆下部議兵士露刃其門以待覆守諭力持不可之仁大怒謂行朝大臣尙不敢裁量幕府戶曹小臣敢爾阻大事

邪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如得雞鳴狗盜之雄一檄召守諭將殺之監國不能禁令且避守諭慷慨對曰司餉守正臣分也生殺出主上武甯雖悍將何爲者臣任死王前聽武甯以臣血濺丹墀可耳於是舉朝憤怒曰之仁反邪何敢無王命而害餉臣之仁乃止明年烈皇帝大祥守諭請詣朝堂哭三軍縞素一日遷經筵日講官兼理餉事六月監國航海守諭不及從遂浮沈閩里間少受業於漳浦黃道周講學大滌山房著有擘蘭集國亡邂逅荒郊十九年卒年六十九邵之詹餘姚人錢塘破悲憤疽發背死守諭哭以詩極哀稱有建義之功借箸之策然不可詳王正中字仲搆直隸保定人武甯侯之仁從子崇禎丁丑進

士授長興知縣國變流寓紹興魯王監國命以兵部職方主事攝餘姚縣事時義軍猝起市魁里正得一劄付則入民舍括金幣甚至繫累呼號交錯道路郡縣不敢問正中率所練鄉兵之任既視事令各營取餉必經縣票品覈資產以應否者以盜論民間稍靖總兵陳梧敗於嘉興渡海掠餘姚正中遣民兵擊殺之諸營大譁忌者劾正中擅殺大將黃宗義言於監國曰梧借喪亂以濟其私致犯眾怒是賊也正中守土卽當爲國保民何罪之有議乃息張國柱田仰荆本澈各率所部過姚江舳艫蔽空以正中嚴備不敢犯國柱後從定海入縱兵淫掠正中單騎入其軍呵止之國柱迄不得逞嘗率輕騎渡海鹽奪澈浦縣人倚之若嚴城焉擢監察御史喜星

象律呂度數之學故與宗義善造監國魯元年丙戌大統歷以進浙東亡隱山中貧甚賃田以食佐以醫卜丁未八月卒徐孚遠字聞公華亭人崇禎壬午舉於鄉故太師階之支孫也與同里夏允彝陳子龍何剛以經濟學有聲幾社中以寇禍亟求健兒俠客聯絡部署爲勤王之備及子龍任紹興推官孚遠引東陽許都見之使其召募義勇西行殺賊又令剛疏薦之旣而東陽激變事起子龍單騎入都營許以不死招之降大吏持不可竟殺都孚遠貽書子龍曰彼以吾故始降今負之天下誰復敢交子龍哉以故子龍以功遷給事中而力辭不赴宏光時馬阮亂政杜門不出南都亡贊允彝起兵閩中授福州推官已而以張肯堂薦進兵科給事中閩亡浮

海入浙而浙亦潰遇錢肅樂於永嘉慟哭偕行會魯監國再
出師孚遠周旋諸義旅間欲協和其事而悍帥如鄭彩周瑞
之徒咸勿聽因勸肅樂早去而諸軍方下福甯圍長樂肅樂
冀其有功不納孚遠復返浙東入蛟關結寨於定海之柴樓
比監國入舟山孚遠入朝以勸輸充貢賦遷左僉都御史辛
卯舟山破監國復入閩孚遠亦航海從之是時朱成功啓疆
禮士雄冠諸島老成耆德之避地者咸往歸之孚遠領袖其
間以忠義相籟厲成功娓娓聽終夕不倦有大事輒諮而後
行嘗自嗟曰司馬相如入夜即敎盛此平世事也以吾亡國
大夫當之傷如之何戊戌滇中遣漳平伯周金湯晉諸勛爵
遷孚遠爲左副都御史是冬隨金湯入覲失道安南安南王

要以臣禮乃大罵或曰且將以相公也則愈罵安南王歎曰忠臣也厚資之卒完節歸明年成功敗於江甯還師臺灣未幾卒孚遠無復有望浮沈島上與葉后詔鄭郊輩結爲方外七友久之卒或曰癸卯

王師取廈門孚遠將還華亭不果入潮州饒平山我提督吳六奇匿之完髮以死海外生一子扶觀至松江未葬子亦死陳士京字齊莫鄞人少任俠見天下多故挾策浪遊北走燕雲南抵黔粵躑躅無所遇乙酉江上兵起熊汝霖薦爲職方郎中監衢州總兵陳謙軍偕之奉使入閩謙被殺士京逃之廈門郊芝龍聞其名令與子成功遊芝龍降而成功獨仗義勤王士京實贊之己而魯監國至廈門成功以唐魯舊嫌不

欲奉監國士京說成功以公義爲重故成功不爲臣而猶修
寓公之敬監國安之戊子遷光祿寺卿監國將上表粵中成
功亦欲奏事於粵士京遂齎表以行時潮州總兵郝尙久持
兩端使車不敢出其途迂道賣卜以前永曆帝大喜加都御
史固辭不受留之亦不可特賜三品敕命己丑歸閩中監國
入浙留士京於閩以與成功結成功待之以上賓己亥成功
入江推士京預島上留守事遘疾卒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二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謨

列傳第三十五

余煌

王思任

陳函輝

陳潛夫

吳從魯

何宏仁

傅日炯

高岱

子功

葉汝薇

謝震龍

楊守程
倪文徵

楊雲門
八十九等

朱瑋

方剡

李山

劉穆

子肇勳

肇勳等

張國紀

余煌字武貞會稽人天啓乙丑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崇禎時以庶子充經筵講官給事中韓源劾其與修三朝要
典煌疏辨然由是不得顯用戶部尚書程國祥請借京城房
租煌力爭不可乞假歸煌事親孝登第後猶俯仰受杖家居
不妄謁當事南都累徵不起魯王監國起禮部侍郎再起戶
部尚書皆不就嗣以武將橫恣拜兵部尚書始受命時內閣
田仰與義興伯鄭遵謙爭運餉兩軍格鬪喋血禁門煌至申
嚴軍令將士斂敢煌上言今國勢愈危尺土未復戰守無資
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
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蔭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
請諡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爲名言監國以陸清源之
死恐閩興問罪之師令張國維抽師西禦煌代國維督師江

上因是江上之師愈單弱是年諸軍皆潰監國航海有議據
紹興城抗者煌歎曰數萬軍猶不能戰乃以老弱守孤城是
聚肉待虎也亟開九門縱民出賦絕命詞投城東渡東橋下
死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王思任字季重山陰人母唐氏夢太白入懷而生故小字金
星年二十成萬曆乙未進士歷官九江僉事乙酉南都亡浙
中猶未知宏光帝就擒也馬士英以黔兵挾太后至紹興思
任上疏太后曰戰鬪之氣發於忠憤忠憤之心發於廉恥事
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憤矣主上寬仁有餘而剛斷不足
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

進醺醪上悅色則獻淫妖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則奉古
重巧卸疆場於史可法而又心忌其成功招集無賴賣官鬻
爵門下狐狗服錦橫行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斯也今事急矣
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
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不當扈邪及今猶可號召之
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絕酒色臥薪嘗膽斬士英之
頭傳示各省以爲誤國欺君之戒下哀痛之詔以昭悔悟則
人心士氣猶可復振也復致書士英曰閣下文采風流才情
義俠某素欽慕卽當國破眾疑之際援立今上以定時局以
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氣驕腹滿政本自由不
講職守之事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

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已走致
令乘輿播遷社稷邱墟閣下謀國至此卽喙長三尺亦何以
自解莫若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氣節之士尚爾
相諒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機授之才能清正大
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揚厲猶可冀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
潦倒烟霞仍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
伯嚭渡江吾越乃報讎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某當
先赴胥溝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下洪怒死不贖辜閣下
以國法處之則束身以候緹騎私法處之則引領以待鉏麈
士英愧憤不能答也魯王監國擢詹事遷禮部右侍郎進尚
書嘗極言官亂民亂兵亂餉亂士亂之失乞休不聽歎曰江

上之事不臘矣城破不食死或曰思任己病避至秦望山丙舍以卒

陳函輝字木叔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知靖江縣好交遊事詩酒御史左光先劾罷之其友曰子盍止酒簡事乎函輝曰昔龐士元非百里才彼雖廢事猶獲大用今吾縣事不廢也友朋詩酒何害於事左君撫拾小過以立威子謂我遂無所樹立乎後以計典復坐賊削籍北都陷函輝慟哭刑性馳檄勤王時四方起義者臨川僉事曾益吳郡諸生王聖風徐珩等各有檄文並不著錄函輝檄文亦允濫獨爲世所傳曰嗚乎故老有未經之變禾黍傷心普天同不共之讎戈矛指髮壯士白衣冠易水精通虹日相君素車馬錢塘怒擊江濤鳴

乎三月望後之報此後盤古而蝕日月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手挽三辰之軸一掃腥羶身鍾二曜之英雙驅誠諒歷年二百八紀何人不沐皇恩傳世一十五朝寰海盡行統厯迨我皇上崇禎御宇十有七年於茲矣始政誅璫獨勵震霆作鼓頻年禦敵咸持宵旰爲衣九邊寒暑幾警呼庚呼癸之嗟萬姓啼號時切已溺已飢之痛雖舉朝肉食之多鄙而一人辰極之未遷遽至覆甌有何失序嗚呼卽爾紛然造逆之輩疇無累世休養之恩乃者箠逼神京九廟不獲安其主腥流宮寢先帝不得正其終罪極海山貫知已滿慘深天地誓豈共生嗚呼誰秉國成詎無封事門戶膏肓河北賊置之不問藩籬破壞大將軍置若罔聞開門納叛皆觀軍容使者之流

賈主投降盡宏文館學士之輩亡歸便云有恥徒死卽係忠臣此則劫運眞遭陽九百六之爻而凡民並值柱折維裂之會矣安祿山以番將代漢將帳中豬早抽刀李希烈自汴州奔蔡州丸內鳩先進毒鳳旣斬於京口剖屍之僂安逃景亦斃於舟中跛足之凶終盡無強不折有逆必誅又况漢德猶存周歷未過赤眉銅馬適開光武之中興夷羿逢蒙難免少康之並戮臣子心存報主春秋義大復讎業賴社稷之靈九人已推重耳誠憤漢賊之並六軍必出祁山嗚呼遷跡金人亦下銅盤之淚隨班舞馬猶嘶玉陛之魂矧具鬚眉且叨簪紱身家非吾有總屬君恩寢食豈能安務仲國恥握拳透爪氣吞一路鼓鞞齒穿齧聲斷五更鼓角共灑申包胥之淚

著於百里視之舟所幸澤綱張翼宋之旗協恭在位願如恂
高挾興漢之鉞磨厲以須二三子何患無君金陵咸尊正朔
千八國不期大會江左賴有夷吾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吾請
敵王所愾豈曰同袍豈曰同澤咸歌與子同讎聚神州赤縣
之心直窮巢穴摠孝子忠臣之憤殲厥渠魁班馬叶乎北風
旂常紀於南極以赤子而扶神鼎事在人爲卽白衣而效前
籌君不我負一洗櫬槍晦蝕日月重光再開帶礪山河朝廷
不小海內共扶正氣神明鑒此血誠會南都立不許草澤勤
王乃已尋起職方主事監江北軍事敗奔還謁魯王於台州
曰國統再絕矣王亦高皇帝子孫也雪恥建邦於是乎在盍
急圖之王謝曰國家禍亂相仍區區江南尚不能保更何冀

乎函輝曰不然浙東沃野千里南倚甌閩北據三江環以大
海士民忠義知勇句踐之所以霸也會張國維起兵來迎乃
與柯夏卿從王入紹興既擢少詹事而忌之者謂函輝掛察
典不宜恃左右遂棄官歸尋復原官遷禮部右侍郎進禮兵
二部尚書時諸軍不習行陣華衣呵殿相誇耀又日事爭餉
義兵漸散歎曰大事去矣無種蠡之才而有伯嚭之佞安能
久乎明年江上師潰從監國航海中途相失馳回台州哭入
雲峰山僧舍賦絕命詩六言十章沈池中死年五十七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

陳潛夫初名朱明字元倩仁和人崇禎丙子舉人好大言以
駭俗廣交遊臧否人物里人陸培與相惡爲文逐之潛夫不

與較避居華亭曰士貴自立垂不朽豈以翰墨爭是非哉十
六年冬授開封府推官時大河以南五郡盡爲賊蹂躪開封
被河灌城虛無人諸持節者皆寄居封邱有勸潛夫勿往者
不聽馳之封邱甲申正月奉周王渡河至杞縣檄召旁近長
吏設高皇帝位歃血誓守閩西平寨副將劉洪起勇而好義
躬往說之五月五日方誓師而京師報陷乃慟哭縞素率洪
起兵先驅至杞俘賊僞官大破賊將陳德於柳園獲牛馬輜
重無算時李自成已敗走山西潛夫傳露布至南京朝中大
喜卽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潛夫乃入朝言中興在進取王
業不偏安山東河南地尺寸不可棄其間豪傑結寨自固大
者數萬小亦千人莫不引領以待官軍誠能分命藩鎮六軍

出穎壽一軍出淮徐使天下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則眾心盡奮爭爲我用更頒爵賞鼓舞計遠近畫城堡俾以自守而我督撫將帥屯銳師於要害以策應之寬則耕屯爲食急則荷戈乘墉一方有警前後救援長河不足守也汴梁義勇臣聯絡已定旬日可集十餘萬眾稍給糗糧容臣自將臣當荷戈先驅諸藩鎮爲後勁則河南五郡可盡復五郡旣復畫河爲固南聯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衛上之則恢復可望下之則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計也兩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撫紛紜並爲虛設若不思外拒專事退守舉土地甲兵之利委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是時開封汝甯間列寨百數十劉洪起最大南陽列寨數十蕭應訓最大洛陽列寨亦數十李

際遇最大諸帥中獨洪起志在効忠潛夫請予掛印爲將軍
馬士英不聽而用其妹夫越其杰巡撫河南潛夫自九月入
覲便道省親五日卽馳還河上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亦無
至者其杰老憊不知兵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河南山東軍
務止提空名不能馭諸將他寨聞潛夫來頗有歸意十月蕭
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諸縣遣其子三傑來獻捷潛
夫飲之酒爲授告身鼓吹旌旗前導出三傑喜過望謁其杰
其杰謂其勢衰而來附也故爲尊嚴倨辭色以見之且詆爲
賊三傑泣而出大恨萌異心潛夫拔行諸寨皆列旗帳鏡吹
迎送其傑間過之諸寨閉門不出其杰恚謂潛夫實使之日
夜譖於士英士英怒歲終召潛夫還以凌駟代潛夫亦遭外

艱歸明年三月給事中林有本疏劾御史彭遇颺并及潛夫
遇颺爲士英私人置不問令議潛夫罪上之遣迎太后於河
南也潛夫奏童妃放在上不問妃詣其杰自陳劉良佐具禮
送之會潛夫至壽州見車馬騶從傳呼皇后來亦稱臣朝謁
上謂其妄謁妖婦逮治南京潰脫歸魯王監國紹興潛夫往
謁復故官加太僕寺少卿監軍浙西乃自募三百人與孫熊
諸家軍列營江上尋改大理寺兼御史如故丙戌夏五月防
江師潰潛夫與其妻二孟氏投化龍橋下死年僅三十有七
監國賜諡忠襄我

朝賜通諡曰忠節二孟氏自有傳

吳從魯字金堂山陰人萬曆丙辰進士由南陽知縣歷任監

司丙戌春禮部侍郎王思任薦之補通政司左參議浙東不
守野服避入山設棺於庭曰有蹤跡我者卽蓋棺旋病櫛沐
衣冠含笑入臥命家人蓋之氣絕諡襄愍

何宏仁字仲淵山陰人劉宗周弟子也崇禎丁丑進士由知
縣授御史監江上軍越破追扈監國不及過關山嶺書衣帶
間曰有心扶日月無計鞏河山宏仁間關奔行在聞台又失
守已矣無復可爲身非吾身吾家爲爲吾子者食貧守節
而已明御史何宏仁絕筆遂投嶺下死或曰宏仁死而復甦
有士人負之入陶介山削髮苦行往來縉雲義烏諸山間尋
病卒遺命暴骸三日野火焚之

傅日炯字仲黃諸暨人劉宗周弟子於江上師潰徧別所親

赴池死叔平公與日炯誓同死其母不許乃養日炯母終身
高岱字魯瞻會稽人崇禎中以武學生舉順天鄉試被黜久
之辨復魯王監國授兵部職方主事禁兵伍打糧送劄等弊
民賴以蘇及紹興失守慨然曰上恩厚矣國家重文輕武佔
嗚小生持議廟堂而戮力疆場者指爲癩人以致神州陸沈
我武學授文職尚不能以一死報國乎絕粒八日薙髮令下
子朗泣辭其父曰大人決志棄世兒願先往泉下掃除岱隙
目曰有是哉若能先我乎朗巾服北面再拜躍入海舟子入
水救之嚙臂始脫幘欷歔復出水正巾而沒岱聞之一笑而絕
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朗妻潘氏以節稱自有傳

葉汝愷字衡生會稽人崇禎庚午舉人浙東監國授行人監軍江上加職方主事與高岱同里每抵掌共言忠孝事聞變偕妻王氏出居桐塢墓所岱送之曰君殆隱是乎曰非也我無城守責我死墓耳謂其妻曰吾得死所子奈何氏曰我豈不能從子汝愷遽投地拜之曰成吾者子也乃同赴水氏被救里人勸以食不可越日復投水死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謝震龍字雲生會稽人魯監國時以舌辯授官命聯絡各鎮尋擢兵部主事丙戌江上師潰團練兵縛送我巡撫訊之則自稱部院曰若兩榜乎曰曾見兩榜不屈者幾人明朝天下壞於兩榜監國特用我輩以壓倒之今雖就死亦爲諸公作

榜樣耳叱之跪不屈踞坐慢罵巡撫怒令以尺木勒兩頤深
入寸許使勿能有聲血流被面乃就斬

楊守程字雪門蕭山諸生丙戌江上師潰度不可存乃與妻
湯氏及子各抱石投村之去虎池死族人雲門者亦諸生自
經死又山陰諸生朱瑋會稽諸生方炯亦殉難死

倪文徵字舜年山陰諸生或曰醫士也避亂入鄉已而自賣
藥囊易二缸以餘貲置酒食召里中少年飲既酣曰吾明人
今不鬼鬼不明矣請以二缸覆我諸少年笑其妄文徵跪地
搏顙彌再三姑應之翌日昇缸坎祖墓旁諸少年至遽躍入
自題句云五湖四海逍遙客四海無家浪蕩身曰候至矣請
覆少頃曰開開諸少年復大笑出之曰否吾坐未正也既正

坐乃覆眾環走呼之初輒應久之漸微又久之而絕諸少年歎息泣下封土去

八十九者姓沈江防旣潰劄寨榆青嶺死守久之殺我一裨將

王師遂合攻之乃獨持篋筥鬪所至披靡眾弁驚謂曰好蠻子再得十餘人江東不吾有矣戰酣渴甚趨澗飲索者從後搨之墮水死同其事者有張鋸匠掄大斧爲左右翼以力竭死官軍初駐義橋聞二人死乃長驅以入二人皆蕭山人又鍾阜隸會稽人舊爲縣隸已從海上齋黃斌卿檄往山寨團練事露被縛我鎮將責之跪不聽搗兩膝乃坐而向外鎮將怒痛撻之曰輕則斫重則刃法不當杖樊也檻送省倔強如

小傳續集
卷四十二
十一
故磔於市

李山字少華長洲人寄家白下以廩貢生教授井里有文名兼能繪事及門最盛性峭絜篤誠官南京太常寺博士宏光時以故官應召馬士英襲其名意頗下之索所製不報同僚笑之曰李山直頑石耳因又號頑石居士士英亦少解畫嘗面乞爲代不獲已作郭忠恕天外數峰與之然心以爲恥掛冠歸卜居吳中之蠡墅足不踐城市與徐汧楊廷樞顧所受輩訂莫逆交旅人有名采者爲我大帥幕府客偶密示一冊乃松江兵事株連獄也大府屬采訪實凡郡中聲望所歸之戶均在列得三百餘姓讀之怛然會日暮風雨至亟呼酒采故善飲醉如泥命僕扶置他所臥就地自火其廬及撲滅采

亦醒索冊冊已灰相對懊歎因誠之曰安知非天意假火以銷其獄乎或因此冊而遂有此火乎采悟棄官颺去初張國維撫吳時知山名薦之魯監國以太常卿召至浙未幾病歸及聞國維事敗且歿監國出海乃處分家事曰吾將報知己於地下矣時汧廷樞所受俱殉節山斷粒九日而終于天民精歷數之學痛父介節以浪走四方卒

劉穆字公岸山陰人貌修偉善射舞大刀中崇禎丁丑武進士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知其才由上海把總檄補江南水師參將南都破募兵五百歸紹興爲魯監國守潭頭以功開府晉爵丙戌六月監國航海去穆一夕暴卒目不瞑子肇勸行八字子膚以遊擊從父軍乃與諸弟長跪牀下刺盡忠報

國四字於腹涅而誓之目乃瞑肇勸之弟曰肇勸者行九字
子讓先一年戰死勸短悍有膽識幼亦隨父任識大盜畢昆
陽於獄昆陽歙人善用槍世稱之爲畢家槍勸與兄勸咸慕
之日賂守者進以飯經年不怠昆陽出遂以槍法授由是劉
氏兄弟以畢槍名天下後從父命分領一軍守江干乙酉秋
兄弟合兵渡江戰肇勸騎而據嶺連殪十數人矢盡控弦作
霹靂聲皆反走會伏兵起叢射之矢集如蝟猶僵立不仆肇
勸號而上者三勿應視之則死矣抽矢出鏃至斗許負以歸
一時同死者義士王盾賢陸建夔郡吏印玉及椽吏壯士又
十六人

張國紀字羽儀山陰人官都督同知掛襄毅將軍印南都潰

馬士英稱奉母后奔越國紀白於長吏請誅之不聽歎曰壞
天下事者必此人也慟哭而退丙戌江干兵潰不食死

男承禮編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三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謨

列傳第三十六

吳鍾巒

子福之

李向中

朱永祐

董志甯

朱養時 劉世勳 鄭遵儉等 補

沈履祥

吳鍾巒字峻伯號穉山學者稱爲霞舟先生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爲諸生時海內稱爲名宿比通藉年已五十有八矣授長興知縣丙子校士錢肅樂出其門下奄人崔璘以巡視鹽糧至守令見之皆蒲伏鍾巒獨長揖璘怒中以蜚語削籍歸周延儒再相重鍾巒名遣所知道意將登啓事鍾巒笑答

之曰公爲山巨源請容我爲嵇叔夜公爲富彥國請容我爲
邵堯夫久之補紹興照磨遷桂林推官南都授吏部主事抵
南雄而金陵亡子福之以起兵太湖死鍾巒轉赴閩中由原
官轉員外郎痛陳國事時宰不悅鍾巒曰天下分崩資羣策
猶恐不支尙欲拒人言邪隆武帝以鄭氏專恣欲往贛州鍾
巒曰閩海雖非立國之區然今日所急者選鋒銳以復南昌
聯絡吳楚以得長江猶可自固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則
全閩震驚矣上不悅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而閩又亡遜跡海
濱憤士大夫多失節因作十願齋說寄意一曰吾願子孫世
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再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乞靈於
西竺之三車終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讎又集

累朝革命諸忠上自夷齊下迄遜國名曰歲寒松柏集序之
曰客有問云諸君子死節誠忠矣然無救於國之亡也子何
述焉應之曰子不云乎歲寒知松柏歎知之晚也夫諸君子
皆公忠直亮之臣較然不欺其志者也臨難而能勵其操必
受命而能盡其職使人主早知而用之用爲宰執則如中國
相司馬而遼邊息警用爲諫議則如漢廷有汲黯而淮南寢
謀用爲鎮帥則如軍中有范韓而西賊破膽又安得有亡國
事乎惟不知而不用且用之而不柄用且憚其方正而疏之
惑於讒佞而斥之甚且錮其黨而並其同道之朋一空之於
是高爵厚祿徒以豢養庸碌貪鄙之輩相與招權納賄阻塞
賢路天下之事日就敗壞而不爲補救及其亡也奉身鼠竄

反顏事讎嗟嗟烈女不更二夫况薦枕席於手刃其夫之人乎若輩之內尙足食邪又問曰諸君子抗節者誠清矣曷不死之應之曰記云謀人之國國亡則死之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諸君子皆不柄用未嘗與謀軍國事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儉德避難夫安得死之守吾義焉耳曰然則恢復可乎曰事去矣是非其力所能及也存吾志耳志在恢復環堵之中不污異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吾先朝之臣終非其臣也是故商之亡不亡於牧野之倒戈而亡於微子之抱器宋之亡不亡於梟亭之出壘而亡於柴市之臨刑國以一人存此之謂也子謂

空言無補將謂春秋之作曾不足以存周乎客乃慨然而退
時流離海上有勸之歸者復作止歸說以謝之丁亥鄭彩奉
監國魯王至中左所用錢肅樂薦召爲通政使不起肅樂貽
以書曰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褰裳司徒女子猶知君父
東海婦人尙切報讎嗟乎公等忍負斯言鍾巒亦翻然曰出
固無益然不出則人心遂渙濟不濟以死繼之乃就職疏言
今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
郎三品以下不屑署也至所在遊食江河者則又假造符璽
販鬻官爵偃臥邱園而云聯師齊楚保守僕御而云聚兵十
萬以此聲聞徒致亂階請自今嚴加核實集兵則稽其軍籍
職官則考其敕符監國是之晉禮部尙書原官如故兼督學

政從監國幸浙所至錄其士之秀者見諸監國人笑其迂鍾
巒曰濟濟多士維周之楨可以亂世而失教士邪鍾巒初見
朝政盡歸武臣歎曰當此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
事避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都御史黃宗羲嘗招之居四
明山答以書曰故人有母固應言歸老生從王所在待盡而
已遂退居普陀辛卯舟山師潰慷慨謂人曰昔吾師高忠憲
公吾弟子李仲達死璫禍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皆爲詩哭
之吾門生錢希聲從亡死吾子福之倡義死吾亦爲詩哭之
今老矣不及此時尋一塊乾淨土卽且夕疾病死吾何以見
先帝諸君於地下哉乃渡海入城與張肯堂訣曰吾於前途
待公至文廟右廡奉先師神位舉火自焚死賦絕命詞云只

因同志催程急故遣臨行火浣衣時年七十有五我

胡賜通諡曰忠烈子福之字公介鍾繼第三子少聰穎能文
爲邑貢生嘗言於鍾繼曰天下事無非兵理處亂世非將略
兵法無以處事馭人杜牧注孫子云得其一二者爲小吏盡
得其道則可爲大吏也今當事統數百兵卽譁矣大吏見數
十亂民卽倉皇矣有地方之責者凡其地弁將營卒縉紳耆
老吏胥役隸以及盜賊土豪無不留心著眼以法詰糾部勒
之爲心腹爪牙之用卒有事變可以制置鍾繼異其言乙酉

六月

王師下常州吳易起兵太湖福之與其友任源遠總兵李某
合軍以應之兵潰李某敗死福之自書衣襟曰我生不辰遭

此兵燹從李勤王冒死不避血戰三月誓死不二再舉再克
全軍失利公既成仁我亦取義不揣小子敢附斯義遂自沈
於湖

李向中號立齋鍾祥人崇禎庚辰進士知長興縣調秀水大
革漕弊御史左光先以巡按至州縣餽遺稍後多被劾向中
以二巨囊盛泉水進之光先知其廉不與校內遷車駕司主
事至淮上而國亡南都進職方郎中時朝議將遷湖北巡撫
何騰蛟他省命丁魁楚代之向中疏言臣鄉湖廣窮民散亂
軍旅空虛萬一逆賊近武昌則江南豈得安堵臣謂荆襄宜
設重鎮募大兵以據上游與淮鳳諸處相犄角使賊不得馳
驟漢廣庶可保障江南且承天爲陵寢重地應早爲整頓左

鎮駐劄武昌隱有虎據在上之勢撫臣何騰蛟一腔忠義千里干城小民依之若嬰兒之求慈母將士信之若手足之應腹心亦可謂上下相安而軍民各得者矣近聞有陞遷別省之說夫保江南不在適處江干而在扼其要領則臣省荆襄最爲急矣安臣省者拒賊猶後而馭兵爲先則撫臣其不可更矣乞令騰蛟照舊和衷撫楚乃命騰蛟仍撫湖北尋兼撫湖南改魁楚總督兩廣軍務向中亦以嘉湖副使調蘇松甫蒞任而南都又亡松江沈猶龍之起兵也向中預之兵敗走入浙尋入閩閩中授尙寶司卿閩亡奉父母居海濱劉中藻招之朝魯監國授兵部侍郎監中藻軍扼沙埕時兵戰屢勝而多不戢海上居民謠曰長髯總兵黔面御史銳頭中軍有

如封豕我父我兒交臂且死向中曰是非所以成大事也中藻曰是爲監軍之任公何嫌焉向中乃持節召其中軍將欲斬之中軍將訴於中藻中藻曰汝今乃遇段太尉也自是軍士始戢向中在行間衣短後衣縛袴褶遍歷諸船加慰勞勉以故國之誼使量力輸助而無所掠福甯一帶依之如父向中與勦武伯章義守沙埕

王師攻福安兵少不能援城破振威伯涂覺以所部突圍走沙埕向中乃合二將之師護監國入浙次於三盤從張名振取健跳所晉尙書兼都察院事時風帆浪楫從亡諸臣多憔悴無顏色向中丰采如故旣晉尙書見悍帥迭起事不可爲歎曰此所謂是何天子是何節度使也問左右絕粒幾日可

死曰七日曰何緩也舟山陷歎曰先帝以治行拔向中曩不
死希得當以報耳今不如一決之愈也我死幸投我海中以
志恨我大帥捕之衰經入見問曰召君不來捕始來何也曰
召則恐論降捕則僅就戮耳翔武而出乃就戮行刑者爲舊
部人投之海中以成其志云長子善毓從死我

明賜通諡曰忠節

朱永祐字爰啓上海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調文選
司罷歸乙酉預於松江夏陳之師事敗航海隆武帝進郎中
改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寺卿張肯堂薦爲北征監軍
詔監平海將軍周鶴芝營屯於鷺門鄭芝龍之降也棄福州
入東石東石與鷺門近永祐偕鶴芝流涕諫不聽乃謀遣客

刺之常熟趙牧者勇士也嘗謁幕下密召之曰足下往見芝龍詭稱欲降北自効彼必相親乘隙擊殺之以成千古名牧欣然去累謁不得通而芝龍已恩恩行於是永祐以鶴芝軍移劄海壇明年復海口鎮東二城以牧與林籥舞守之四月王師攻海口牧出戰累勝旋以眾寡不敵城破牧與籥舞皆死之監國再出師加刑部侍郎監軍如故尋與肯堂及都御史徐孚遠航海至舟山依黃斌卿轉吏部侍郎斌卿誅晉工部尙書仍兼吏部事永祐初不以學問名在舟山輒與吳鍾巒講顧氏東林之學或笑其迂答曰然則厓山陸丞相亦非邪時諸鎮各以私意相讎殺文臣左右之多致禍永祐回翔其間能得所驩以自保辛卯九月城破被執令薙髮曰我髮

可難何待今日斫其脅死僕負屍出城血涔涔不止僕哭曰
主生前好潔今無知邪血應聲止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

董志甯字幼安鄞人以餼貢入太學素以名節自勵乙酉六
月

大兵長驅入浙徧謁同里薦紳勸起兵聞者笑爲狂獨刑部
員外郎錢肅樂是之顧事莫能集閏六月餘姚會稽皆起兵
鄞人始會議然莫敢主最後肅樂力疾至請獨任而故太僕
卿謝三賓新以迎降歸惡之貽書定海總兵王之仁曰將軍
以所部來斬六狂生事卽解矣僕請以千金爲壽六狂生者
陸宇燝張夢錫華夏王家勤毛聚奎而志甯其首也之仁初

亦迎降旣而悔之詳之仁傳魯監國次會稽授志甯大理寺評事視師瓜漚三賓亦以賂結戚畹張氏由散寮驟躋東閣且假勸輸義餉名乾沒里中軍需志甯惡之棄官歸江上師潰三賓復降時浙地盡歸版圖祇舟山石浦未下而監國航海之軍至長垣連破閩海州縣且逼福州於是

王師之備浙者抽以備閩殘明遺老蠶起結寨於浙東李長祥王翊兩軍爲主盟志甯與華夏輩計將以翊軍下甯波而已以翻城應之復連長祥軍下紹興則監國故疆可復夏與家勤輩皆喜御史馮京第聞之亦請以舟山軍刻日來會部署定復爲三賓謀知發其事搜捕四出志甯逃之舟山尋監國至晉兵科都給事中聯絡山寨諸軍以爲海上應諸山寨

感其孤忠資糧不戒而集辛卯舟山破志甯自刎死宇燧葬其遺骸先一夕夢志甯曰吾刑一足奈何啓視果失右趾大驚東蒲補之妻羅氏繼室也聞訃仰藥死子二士駿士驥爲兵部高宇泰所匿及長疝父之志皆蹈海不返又其僕文周者當志甯入舟山時妻孥在急捕中文周匿之挺身赴官鍛鍊幾死而卒不言乃獲免後悼其主之祀絕也以縞衣蔬食終其身焉我

朝賜志甯通諡曰忠節

朱養時江陰人魯監國授爲兵部郎中辛卯二月我台州分守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託於日者謂監國祿命宜禳災星定西侯張名振設醮禳之養時疏爭曰如此舉動貽笑敵

人不聽九月舟山破自縊死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補

劉世勳字胤之上元人崇禎末以武進士歷官都督僉事監國駐舟山進安洋將軍辛卯九月

大兵分道下舟山張名振奉監國出海而命世勳城守世勳料簡城中步卒尙有五千麾下死士五百居民助之乘城而守

大兵屢攻屢卻乃益兵攻之城陷世勳朝服北面望海再拜自刎死我

朝賜通諡曰烈愍同時殉難者多於南北兩都論者謂

王師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合舟山而三文臣可紀者

通政使會稽鄭遵儉定西監軍御史餘姚梁隆吉俱全家自
殺吏部主事福建林瑛與妻陳氏分梁自縊死楊鼎臣投井
死戶部主事蘇州江用楫禮部主事會稽董元兵部主事福
建朱萬年長洲顧珍臨山衛李開國工部主事長洲顧宗堯
所正鄞縣戴仲明中書舍人山陰顧玠陳所學副使馬世昌
或全家投井死或全家自焚死太醫院副使章有期率御醫
童廣等自焚死武臣則左都督張名揚名振弟也錦衣衛李
向榮總兵馬泰副將單登雲杜芳夏霖解龍朱起光沈雲曹
維周韓紹琦夏時霖張聖治薛三胄任則治童自齡等率兵
民巷戰死諸生則張名甲名振之兄也順天顧明楫名振之
幕賓也名甲奉祖先木主自焚死明楫衣巾入太廟題詩壁

上扼吭死又有福建林世英亦諸生也馬呈圖貢圖名振妻
馬氏之姪也此外則湮沒無可考焉我

朝賜遵儉瑛用楫元萬年珍開國宗堯仲明通諡俱節愍名

揚諡烈愍

補

沈履祥號復菴慈谿人崇禎丁丑進士知侯官縣調甌甯南
都立上治安責成二疏頗見採納魯王監國授御史督餉台
州辛卯八月

王師攻舟山道出台州城陷走山中被獲不屈殺於野家人
求其屍得首於桑園得身於積屍中以其有服帶可據合而
紉之以葬焉我

朝賜通諡曰節愍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三終